

# 信仰與行為



王昌社編譯

信

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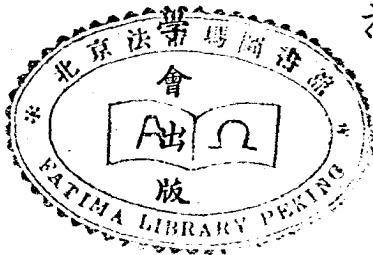


行

為

此書由 翻中 移來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香港真理



FIDES ET OPERA

Auctor: M. J. Scott, S. J. - Transl. S. Wang

-----

FAITH AND CONDUCT

by

Rev. Martin J. Scott, S. J.

Translated by

Sylvester Wang(王昌社)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Irish Messenger"

-----

Nihil Obstat

Sac. R. Kwok

Imprimatur

H. Valtorta

V. A. of H. K.

-----

No. M-7.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kong.

# 信仰與行為

## 一 信仰與行為之關係

我們時常聽人說，一個人只要行為好，信仰什麼倒沒有關係。這句話實在說得不對，因為一個人做人行事；總要依據於他的信仰。他相信的就肯做，不相信的決不肯做。比方：你相信某銀行靠得住，才肯把你的款項存進去，如果你一朝聽到了不好的風聲，相信那銀行快要倒閉了，你就要連忙去提款，決不肯多耽擱一天。再比方：有人勸你合夥開店，或是投資合辦一種生利的事業，假如你相信這是一個不誠實的人，那麼，你一定不肯答應他了。再比方：你化錢買田地，買房產，那你一定相信這田地房產的出息很不差，或者將來大有好處，至少決不會吃虧，才肯化錢把牠買下。

不但個人如此，便是國家民族，機關團體，下至公司商店，也都是如此；一切行動都要依着他們的信仰為轉移。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之所以能夠打倒北洋軍閥，奠定國民政府之基礎，也就因為有不少人信仰牠，並且依據於這個信仰而表現其行為。



商人們開店營業，都知道「信實」兩字是經商的要訣，營業的根本。這便是他們的信仰。他們一舉一動，都要依照所信奉的這個原則做去，有時候寧可賠錢虧本，不肯自毀信譽。因為他們相信眼前雖則吃些虧，結果却是很有利，可以大大的賺錢。外國人對於我國信用卓著的大商家非常敬佩；最喜歡和他們交易，因為幾萬幾十萬的大買賣；只須一句話就講定了，比簽字訂合同還要有價值，還要靠得住；講定了以後，即使要虧本，也決不會反悔。這種大公司大商店的營業方針完全憑着這信實的原則；這就是說，完全跟着他們的信仰做事。

照事實講，通常一個人的生活，那就是一生的思想行為——總是依着於他的信仰的。固然我們不一定完全依照着我們的信仰而生活，但是決不會越出我們的信仰範圍，決不會去做素不相信的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去暗殺政府要人，或者一個鋤奸除暴的俠客去行刺貪官惡霸，是因為他們相信用這種手段足以替國家社會除害，為人類除盜賊。社會主義者專心一志要打倒宗教，是因為他們相信，（或者借信仰做幌子）人類的生活只在這世界，沒有所謂身後禍福。這些事情，教一般懂得正道真理的人聽了，要震驚駭異，可是在那些相信邪說謬理的人看來，却是天經地義了。

不錯，果然人類的本性是軟弱的，所以一個人，雖然有很高的理想，知道該怎樣立身處世，却往往不能身體力行，達到這理想的境界，一生行事，總比他的理想差得多。然而，行為能夠超出於理想之上的人，却很少見。所謂理想，無非是一種最高的信仰罷了。所謂世界上的英雄豪傑，就是有最高的信仰——不論是捨身殉國的愛國精神，鋤強扶弱的俠義精神，或是救濟貧困，樂善好施的仁心仁術，——而能夠實踐這種信仰的人。

聖教會裏也像社會上一樣，有英雄豪傑。我們的聖人聖女們都是信奉基多聖道，不惜犧牲一切來躬行實踐的英雄，他們都是基多的武士。聖人聖女們是跟從基多的真正信徒，他們把基多奉作理想上的人物，把基多的生活當爲自己理想的生活，專心一志，要遵從基多所教訓的道理，度他們一日的生活。基多曾說：「凡是不同我在一起的人便是反對我」。我們做了公教信友便是跟從基多的人了，所以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該遵照基多所教訓我們的道理去做。這樣，我們才算是同基多在一起。我們的一舉一動必須合着我們所信奉的基多的教訓，才算是遵照基多的道理去度我們的生活。

公教教會的道理就是耶穌基多的道理。公教所有各樣原理原則，都是天主指引人類

的訓示，指示我們一條康莊大道，教我們怎樣去度這暫世的生活，死了以後，好進入常生永福的境界。這些道理是天主親自在我們從暫世生活到永遠生活的道路上，沿途安插着的指路牌，引導我們到永福天堂，獲得人生的終向。

前面講過，上自國家行政，下至商店營業，都要憑着信仰來確定方針，所以人的行動和信仰是很有關係的。對於宗教，也是如此。我們的宗教信仰形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公教信友，一舉一動，如果全照他所信奉的公教道理去做，那麼他一定能成爲一個理想的完人。不論做國民、做父親、做丈夫，他總是個最好的國民、最好的父親、最好的丈夫。公教教會所有各樣信德道理，從來未曾有過一條是誤人的。這是因爲賦予人性的天主，同時也就是公教信德道理的制定者。當你聽說某教友做了錯事的時候，你要明白這不是因爲他所信奉的公教道理有了錯，却是因爲他做的事情違反了公教道理。

這裏，我們不妨講幾樣公教信德道理，再看看這些道理和我們的行爲有什麼關係。

降生救贖的信德道理，是講人類原祖逆命犯罪，失掉了原有地位；天主打發第二位聖子耶穌基督降世爲人，受難而死，代人贖罪，拯救我們永遠不死的靈魂。且想一想：這端道理，我究竟相信不信相呢？若是相信，那麼我的靈魂，已經天主親自救贖過了，

我就該看重自己的靈魂，認識它的價值是多麼大呀。這就是說，耶穌既然肯傾流寶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救贖我的靈魂，足見他是多麼重視它。我呢？我也應該非常寶貴我的靈魂，把他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耶穌為我的靈魂受盡苦難，所以我寧可喪失了我的生命，萬不可失落了我的靈魂。

怎樣才會失落我的靈魂呢？只有一件事，就是犯罪。只要犯了一個大罪，就夠使我的靈魂失落了。所以我也要像捨身致命的聖人聖女們一樣，冒願犧牲了我的自由，我的財產，甚至犧牲了我的生命，却不願犯罪。這樣，我就是完全依着我的信仰行事了，而且，我們相信這樣做法，非但不吃虧，還佔着極大的便宜；因為雖然喪失了暫世的生命，却得到了永遠的生命。因為耶穌曾說：『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生命就要找到生命。』

我們試讀下面的故事，就可以看到一個行為恪遵信仰的最好的例子；同時，我們也認識了一位不惜犧牲一切，捨身證道，表現出無上的剛毅與勇敢，在公教信友中，堪稱難能可貴的理想人物。這便是十六世紀中英國當朝首相多默·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

英王亨利八世是個無道昏君，爲了寵倖一個宮女，要和皇后離婚，以便把宮女立爲



皇后。他曾要求教宗格肋孟多七世允准，而遭拒絕。不料他抗不遵命，竟廢了皇后，娶那宮女，因此被教宗棄絕。他就自做教主，和聖教分裂。於是，全國上下擾亂不安；英王也自覺惶恐。這當兒，摩爾做着英國的首相，他的權力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但聲勢煊赫，而且德高望重，很得人民的擁護。亨利這件事，只要摩爾說一聲贊成，人心就安定了。於是他便利用國王的權威，想出種種方法逼迫他答應。始之以利誘，繼之以威逼。豈知這位宰相全不把富貴榮華放在心上；他非但不贊成亨利和皇后離婚，且反對他做教主。所有的威逼利誘都不能使他改變主意。於是亨利勃然大怒，把他削職下獄，更威嚇他，如果再不答應，就要把他處死了。摩爾宰相却始終拿定主意，堅執不移。亨利又派了許多大官員去勸誘他，却仍徒勞往返。末了，英王親自進監去探望他，說他太固執，沒良心，辜負了自己的許多恩德。摩爾回說：「陛下，我只有一條命，當然我看

得十分寶貴，但我肯隨時交代給陛下，聽憑你怎樣處置，決不抱怨。假使我有兩個靈魂，我也肯把一個交給你。怎奈我只有一個靈魂，而且我的靈魂屬於天主，是他受難受死才贖回來的。我寧可喪失我的生命，不願失落我的靈魂。除此以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陛下的了。」

英王聽了，含怒回宮，便要把摩爾處死。又想他德高望重，很得人民的尊敬，就有些躊躇不決，不敢貿然下令，把他送上斷頭台就刑。所以亨利八世還想出一個最後的辦法，然後造下了這殺戮忠良的大罪孽。原來摩爾有一個非常鍾愛的女兒，叫瑪加利大。瑪加利大也素來對父親十分孝順，十分愛慕。他們父女間的愛情，的確是異乎尋常，在人世間是罕有的。

英王想到了摩爾的愛女，便命她到監獄裏去勸她的父親附從自己的主張，不要固執成見。瑪加利大見了父親便流淚痛哭：一壁哭一壁苦勸着父親，說犯不着爲了這不相干的事情，和國王作對，弄得家破人亡，丟下她，讓她受苦，她越說越傷心，哭得竟回不過氣來。你想，這當兒，摩爾心裏多麼難受啊，他見自己的愛女這樣悲傷哭泣，苦苦哀啼，真像有一把利劍刺透了他的心。末了，他鎮定心神，很和緩地對她說：「也罷，好孩子，假如我附從了國王，便怎樣？」她說：「父親啊，那麼，他就復還你的職位，復還你的尊榮了；你又可以做當朝首相了。」——「兒呀，這些富貴榮華我還可以享受幾時呢？」——年數多啦！你的年紀還輕輕哩。我們正該在一起同享尊榮，享受多年安樂哩。」——「兒呀，究竟享得幾年呢？」——「二十年，四十年，也許還不止。」——「

兒呀，過了四十年怎樣呢？」瑪加利大就呆住了，不回答了。剛才她哭得和淚人兒一般，眼淚把她的眼睛遮蔽了，使她變成瞎子，如今她的眼睛豁然開朗，看清楚了；過了一會兒，便說：「爸爸，你的話說得真不差，永遠這兩個字，關係太大了，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富貴尊榮，也抵償不來的。」

下一天摩爾就被押上斷頭台了。臨刑的當兒，他非但毫不恐懼，還滿面春風，和劊子手大說笑話。他先伸出指頭，摸摸那斧頭的利刃說：「這真是一種猛藥，但是可以醫治一切人類的病苦。」說罷，便伸出頸頸，挨到刑台上，吩咐行刑的劊子手看準了，才下斧，要砍得法。斧頭砍下了，這位人格最高尚的英格蘭宰相就身首分離了。斧頭一砍下，摩爾的靈魂就享見耶穌的聖容，恭聆他的給音，見吾主和顏悅色地來歡迎他，領他進入常生永福的境界了。他捨身證道，在人前給基多作證，現在，基多也在天主聖父前給他作證，證明他爲義而受難，得到了永遠的賞報。

我們要做聖人，只須依着一端信德道理，不惜犧牲一切，身體力行，切實做去，就可以達到目的。公教教會中所有的一切信德道理，不拘那一端，都可以安安穩穩，引人走上常生的道路。所謂一切的信德，舉其犖犖大端，就是：人的靈魂不死不滅，肉身死後

要受審判，善人升天堂，惡人下地獄；天主聖子降生爲人，受苦受難，代人贖罪；基多建立的聖而公教會是代天主發言的機關；基多一共立定七件聖事，其中的聖體聖事，是顯示他多麼喜歡和信友們結合的憑證等等。

有一位在印度傳教的司鐸，史美德 (de Smet) 神父，曾給我們講過一個土人的故事，說明他只奉行了一端道理，就能夠像聖人一般。

史神父在印度土人中傳教，奔走往來，終年不得休息。他管理的教區，地方很大，各會口相距遼遠，所以他只得輪流前往巡視，要費兩年的光陰，才能巡遍全區。土人們是合族住在一處的。他每到一處，就給他們教授要理，給那些已學會的「新保守」，和教友人家的孩子付聖洗，給成年人初領聖體，臨去的時候，就揀選一個最好最明白的教友代他照管本會口的信衆，早晨晚上叫他們會集念經，主日上舉行特別儀式，恭敬天主。一次，他離開了某會口，過兩年又巡到了。他一到這會口就給教友們聽告解，好教他們下一天在彌撒中領聖體。他見要領聖體的教友們都來告解過了，惟有那被揀做領袖的不來。過了一會，史神父便去找他，見了他，便說：「我等你來告解呀。」他却回說：「神父，我不來告解了。」他說的時候，態度很恭敬，語氣却是很堅決。史神父聽了，

大吃一驚，他心裏很覺憂悶，便顯着不喜歡的神情問他道：「怎麼？你是應當立好榜樣的呀，怎麼你反不肯盡本分呢？」那印度人就說：「我用不着告解呀。」這當兒，他看出史神父的臉色有些不對了，所以他接着又說：「神父，你不是給我們講過：天天主聖子，耶穌多爲了我，曾受極大苦難，慘死在十字架上嗎？」——「不錯，我講過的。」——「你又講吾主耶穌是因我犯了罪，才受苦受難的，是嗎？」——「是的，我講過的。」——「那麼，神父，假使有一個印度人爲我挨了打，或者爲了我給人砍下了一隻臂膊，你想我還能做甚麼事情去得罪他嗎？你說只有犯罪是得罪耶穌，好耶穌既然爲我捨了命，我怎能再犯罪得罪他呢？神父，我沒有甚麼罪要告，我希望以後總不犯罪，我寧死，決不犯罪。」史神父聽了這番話，便知道這一位實在是聖人。

這個未開化的土人，心裏只存着一個思想，只信着一端信德道理：「基多受難身死是爲了我的罪」，就夠教他成爲聖人了。不拘那一端信德道理，只要能身心力行，切實做去，就可以穩穩當當，引人到永生的境界。我們和聖人聖女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能實踐各樣信德道理，而我們却不能。「知」和「行」，這兩件事，中間的確有着很大的差別。奉教的宗旨在使我們能依着基多所教訓我們的真道真理，切實奉行，使我們

的生活完全合着基多的真道真理，救得我們的靈魂。

上面講的那印度士人沒有列入聖品，還不能正式認爲聖人。如今我們再講一個經聖教會正式宣佈了的大聖人，就是那東洋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略，他也是相信了基多教訓我們的一端真道真理，照着這端真道真理，專心一志，努力實行，始終不懈，便成了一位出類拔萃的大聖人的。當聖依納爵和他在巴黎大學讀書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志氣高傲的青年，滿想畢業以後，要去獵取富貴功名；到世俗場中去幹一番大事業。聖依納爵年紀比他大得多，已飽經變故，看破世俗，歸向天主了。那時，他重新進學校，攻讀神學，預備做了司鐸，跟從基多傳道救靈。他見方濟各讀書很用功，成績也很好，是個有志的好青年，便想勸化他，引他做自己的同志；一有機會，便引聖經上的話對他說：『聖依納爵，你縱然得到了普天下，若失落了靈魂，有甚好處呢？』這句話，聖依納爵聽了，過了許多時，而且勸了好多時，說的話也總是這一句。起先，聖沙勿略了還不在是到後來終於大澈大悟了。這句話的真意義，他到底參透了，結果，聖沙勿略便成了亞大宗徒，印度、日本和南洋羣島的無數靈魂，都賴他得了救援，便是在我們中國，他也是開教的第一人，可惜他只到澳門附近的上川島，就蒙天主寵召升天，不曾遂了他



V, 55

的心願。

我們要懂得信仰對於行為究竟有甚影響，只須冷眼看看我們四週的情形就行。你看一般不相信有地獄的人，個個都在爲非作惡，向地獄門飛快奔跑：姦淫擄掠，殺人放火，詐欺竊盜，壓迫良善，侮慢真神，種種罪惡，他們都肆無忌憚地任意胡行。眼前世界各國，凡是不恭敬天主，不信奉基多聖道的地方，即使也講道德倫理，總不免雜着異端邪說，不合正道真理。人民不敬真神，不信身後禍福，只求物質享受。大家崇尚浮華，縱情逸樂，以致風俗敗壞，夫婦可以隨便分離，父母可以隨便棄教。待人接物，一片虛假，毫無誠意，經商營業，專講詐欺，不重信義。精神上痛苦到了極點，沒法解除，便有許多人失望自殺。這些情形，隨處可以見到，這真教我們扼腕浩歎！世俗中有一班人擯棄了天主所啓示的應信的道理，以爲人生在世要怎樣，便怎樣，自己的意志，便是自身的主宰。這真是妄誕極了！我們只須看看他們卑鄙腐化的生活，便知道他們所信奉的全是謬理。

天主建立的聖教會教我們知道我們人類是天主所生造，受天主的覆育，所以人類原是天主的子民。我們既然是天主的子民，那麼，我們生活在這世界上，就該遵行天主的

聖旨，不該順從自己的意旨；豈可以要怎樣，便怎樣？聖教會又教訓我們，基多所以降生到這世界上，是來引導我們，走上這常生永福的康莊大道。這條大道便是天主十誡。他說：『假使你要得到常生，就該守好我的誠命』。

這樣看來，信奉基多的教訓——也就是信奉基多的聖教會的教訓——實在是一件最關緊要的事情。有些人相信人生只在這世界上，人類只有暫世的生活，我們却相信天主造人是爲要人獲享常生；我們現在度着暫世的生活，將來還要度永世的生活。只因那些人的信仰和我們的信仰截然不同，所以他們的一生行事也就和我們大相逕庭了。如今世界上有一班人，說人生只在這世界上，我們除了現世生活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終向，但基多曾給我們切實聲明，我們是爲了永遠生活而生造的。我們知道基多是燭照世人的真光。基多的教訓是永遠不變的真理。凡是受到這真光燭照的人，真是有福了。



## 二 公教信友的行為

有時候，有人要問我們說：『公教信友們常說他們的宗教是真宗教，唯一的真宗教，可是他們的行為却比完全不信宗教的教外人還要不如，這是怎麼一回事？』說這種話來詰難我們的人，只憑着他們所知道的一二個公教信友的行為，便拿來判斷我們全體信衆，這是不合理的；而且這樣的教友，不用他們責難，也許早已是我們所要責備的。

俗諺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又說：『做好不叫好，做壞就拿到』。一個教友有了錯，就惹起人家的注意，可是幾千端方正直的好教友做的好事情，却沒有人留心理會。大家的見解大概全憑觀察得來。因爲人們都忙着料理自己的公私事務，人家的事情和自己不相干，誰耐煩去尋根究底，查一個水落石出？誰高興去多管閒事？所以他們對於一個人一件事的判斷？都只是把其人其事的結果做根據。因此，在一般人看起來，有好結果的人事，便是最大的成功。反之，如果有一個人，辦一樁事業失敗了，大家就認定這人是個失敗者。他的親戚朋友不說他荒唐糊塗，也必說他沒能耐，看不出風雲氣色；除非是幾個知己老朋友，對他的失敗緣由知道得明明白白，才說他運氣壞，環

境太惡劣，機會真不巧。實在，他雖然失敗了，他的本領也許要比成功的人強得多，在他所受到的環境的壓迫下，誰都不會成功的。大家只見他沒有好結果，便斷定他不中用，這實在是不確的。現在影戲到處受人歡迎，其中的一個理由，便是因爲他省却了觀衆的腦力：戲情用不到推想，便可以一目了然。各種圖畫雜誌，也爲了同樣理由，受人稱道。一個人用眼看，結果要比用腦來推想省力得多。所以基多曾諄諄誥誡，再三囑咐他的信徒，要立好表樣，不要立壞表樣。要認出一件好事情，必須用一點心力，可是指斥一件壞事情，大家就隨口說出啦。

一個人的信仰是不顯露的，可是他的行爲，就隱藏不來了。所以，表現我們的信仰的行爲，偶然有了差失，人家就可以據爲口實，振振有詞的非難起來了。基多也曾教訓我們說：「你們只須看他們的効果，就能認識他們了」。人們見基多信友有了差失，就要震驚駭異。這種光景，對於耶穌基多的教會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敬意。世俗中人對於跟從基多的信徒們，所期待的，無非是嘉言懿行，以爲公教信友們一定不至作惡事。有時候，公教遭人白眼，全因有幾個教友——至少是有名無實的教友——做人行事，全不像大衆教友所致。如果一般在社會上的職業界服務，或是經商營業的公教信友們，完全依

照公教道理去度他們的生活，無疑地，有許多人對於公教教會就要另眼相看，一變向來輕蔑的態度了。也許結果他們還要被這種善表所感化，棄暗投明，和我們同歸聖棧哩。

一個人做了公教信友，如果能全照公教道理，躬行實踐，那麼，他一定能做一個好人，好國民，也做得好父親，好丈夫。假使他是一個公務人員，一定能公正廉明，忠誠盡職，假使他做着專門職業，一定要享受榮譽，得人尊敬。這樣的教友無論受到多大的利誘，多大的威脅，教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他一定會不屈不撓，屹然不動。公教所有各種標準，的確是世界上最高的標準。可惜有幾個有名無實的教友，把這標準降低了，有的竟把他作踐，踏在腳底下，看作塵埃一般。下級社會的教友們，行為不好，對於公教的聲譽還沒有多大影響，可是上流社會中，有地位，有名望的教友，只要有一個，只要有一件大事情，做得不對，不照聖教會的道理，那就要使整個公教教會蒙受極大的影響。公教會爲了他一個人的過失，受到的妨害，便是一千一萬個有德行的教友所做的好事情，也抵補不來。一般心懷善意，有志棄暗投明的教外人，聽說公教會這麼好，道理那麼真，本來很想考察一下，準備皈依信奉的，一見某教友的行爲那樣惡劣，就要因

看他一個人的壞表樣，打消了原來的注意，還留着深刻的印象，使他以後不肯再留心看一看好表樣。

一個異教徒或是不信教的人爲非作惡，人家只指斥他個人，他的罪孽，只歸他自己負擔。要是一個公教信友那就不同了。假使他公私兩方面的生活上有了差失，他所信奉的宗教也就多少要受到他的牽累。要知道這不是歧視我們的公教，却是大大的恭維，這正是表明社會上素來認我們公教信友是好人，做事總有道理，決不會胡作胡爲的。人們見慣了公教信友們行爲好的多，所以一見有行爲不好的教友，就不免要驚訝了。因此，一個教友立下了壞表樣，一般不明底細的人，就要以爲我們的言行不相符；相信道理是一回事，實行起來又是一回事；公教道理果然好，可是教友們如果只相信，而不實行，這就使我們的宗教大受妨害了。因爲大概人的見解不大分明，他們只看表面，不問底細，而分辨得出人是人，教是教的並不多。許多人不知道少數教友的過失和全體信衆不相干，和教會本身的好壞更是不相關涉。當然，這種見解是不對的，無奈大眾的心理是這樣，我們不可不注意。所以基多曾說。立壞表樣的人是該受禍的，他又預言過壞表樣要侵入他建立的教會。便是在聖教會最初創立的時候，雖則由基多自己做牧人，十二位宗

徒做會友，也免不了有壞表樣發現。

一個人做好做壞，全憑他自己作主，宗教本身不能勉強任何人做好人。基多自己也不會使布達斯變好，不能勉強他做好人。宗教處於指導幫助的地位，可是聽不聽指導，要不要幫助，還在人自己。這就是說要好要壞，還是由人自己作主。醫師給病人看病，必須這病人聽從他的吩咐，服從他指定的藥，這病才治得好；否則，便是去請教全世界第一等好醫師，也沒法給他醫治。旅客找嚮導領路，如果不聽從他的引導，便是最有經驗，最靠得住的嚮導，也必不能担保他平安無事。基多是人世的真光，基多的教會把這光明高高舉起，燭照普世。但這教會不能強迫教友們跟着這光明走路。有些教友情願躲在黑暗裏，不願享受光明。我們只要仔細觀察，這種情形，的確是常有的。因為有些事情見不得光明，非在暗地裏做不可。

我國有不少讀書明理的人，頭腦清楚的居多數。可是他們中有些人性情迂執，成見很深；有些人受人煽惑，被人利用，這就使他們對於我們的公教會，懷着偏私狹隘的種種錯誤的見解，認識不清，看不出公教的真面目，而妄加詆毀了。這種現象不能認為完全是他們的罪過，教育和環境，都有很大的關係。可是這班人對於我們的教會所有錯誤

的見解和不良的印象，有時候，也未嘗不是從少數掛名教友的行爲上得來的。實在，我們中一般掛名教友的不良行爲，大足以貽人口實，供他們作攻擊詆毀的資料。因此，我們所負的責任，的確是很嚴重的。我們向世俗中人表現我們信仰的時候，實在負着極大的責任，表現得好不好，將來一定要受天主嚴厲的審判。但這也是我們所有的一種特殊權利。基多曾說：『誰在人前認明了我，我也要在在天我父前明認他』。實在，公教信友們一生言行，表現着他的信仰，這就是對人類證實了基多的道理，也就是在人前承認了基多。但基多講到這事的反面，又說：『誰在人前，否認了我，我也要在在天我父前否認他』。所以公教信友們如果一生言行給人立下了壞表樣，這的確就是在人前否認了基多。因爲一個人做了公教信友，就是基多和他教會的代表了。

聖教會不是一座教堂，也不是一本聖經，並不是甚麼看得見的東西。這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在天主的領導下，由全體信衆組織而成。所以教外人士所看得見的，通常只有這些教會的各教友及其行爲。教外人對於公教會所有的觀念，從他所教訓的道理得來的很少，從教友們是否奉行他所教訓的道理得來的却多。教友們是否奉行公教道理，平常總是從他們的行爲上看出來。所以如果公教信友們生活不能表現出公教所有各種崇高

的標準，大家就要紛紛議論，隨意批評，對聖教會妄加詆毀，甚至大肆攻擊了。

本來公教信友們立身行事，要完全合着公教標準，的確是很不容易，尤其是當這那說謬理到處橫行，異教主義非常猖獗的時代。我們在公私生活上隨處受到誘惑，要做一個真正的公教信友，實在要有極大的勇氣和犧牲才行。然而我們所信奉的公教正就是給我們增加勇氣，養成我們的犧牲精神的宗教，勇於犧牲，正是基多的教訓。我們要是肯犧牲，又何必奉教，何必做公教教友呢？基多爲我們捨棄一切，甚至犧牲了生命，又立下了聖體聖事，肯降臨到我們污穢的心裏來，把自己全部給了我們。吾主耶穌爲我們這樣犧牲，他的犧牲精神，真是再大沒有了。我們受他這樣大恩，還不肯爲他多少犧牲一點嗎？難道我們只領受，不還報；受了這許多恩典，卻一點都不肯還答嗎？這真是太沒情義了！但看致命聖人們不但爲基多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安樂，犧牲了所有的一切，還爲他犧牲了生命，甘心情願備受苦難，捨身證道。當聖教初興的時代，三百年中，前前後後，爲基多犧牲生命的信友，估計起來約有一千一百萬人，其中有許多還是慘遭荼毒，備受虐刑而死的。即我們中國明清兩代，信奉聖教的教友，爲了表彰信德，也曾受過酷虐，遭到審難；自由被剝奪，家產被充公，父母妻子被牽累；平時還受流氓差役的

毆辱敲詐，鄉里親友的譏笑罵嘲；捉到衙門裏，辦得輕一點，就笞杖枷號，辦重了，就發配充軍，斬首示衆，有的還得受遍種種酷刑才被殺。爲了信奉基多，弄得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他們真是勇敢啊！他們的犧牲精神多麼令人欽敬啊！我們要表彰我們的信德，要對教外人證明我們信奉的宗教是真宗教，教人明白基多教訓我們的道理是眞道理，就該隨時隨處，準備犧牲一切，不要說受人欺騙，吃了一點虧，算不得一回事，便是一旦遭遇窘難，要犧牲我們的生命財產，也該爲基多甘心忍受。我們必須抱犧牲精神，用行爲來表現我們的信仰，這原是我們公教信友應盡的天職！

如果我們依着我們的信仰而生活；那麼，我們的信德就比整個世界還要有價值。因爲這世界是有窮盡的，而我們的信德却能給我們掙得永遠的生命，無窮的福樂。我們爲得常生永福而犧牲，那還不值得嗎？英王叫摩爾去做的事情，是他的良心所不許做的。摩爾的答覆，只說他只有一個靈魂，是天主所有的；他的靈魂要奉事天主，不能奉承「陛下」。過了幾天，摩爾就勇敢地走上斷頭台了。他的頭顱被斧砍下了；他的靈魂就享見了「永生之王」，得到了永遠的榮福。他原是個二代名人，是個大政治家，不但在英國通國聞名，便是在全歐洲也是個極有名望的大人物。這回，他反對英王不是爲了權利



，却是爲了正義。他寧可殺身成仁，不肯袒惡苟活；情願砍下頭顱，不肯違背良心來獻媚國王。基多曾爲他被釘架上，犧牲了本命；他爲了這救世恩主，也就不惜犧牲一切，甘心就死，決不以爲這樣犧牲得太大了。像摩爾這樣的人，在政界中真是一位標準人物。要是有人說他做不得標準，難道眼前那些專會諂媚逢迎，可以隨便呼來喚去的無聊政客，腐敗官僚，倒可以做得嗎？

不幸得很，我們公教信友中，有幾個當公務人員；辦公共事業的，雖則自命是教友，做起事來，非但不照公教道理，種種劣跡却比教外人還要卑鄙醜惡，使真正的教友搖頭歎息。便是在商界，職業界中，也有些教友非但不給聖教增光，反給他丟臉；平時戴上道德仁義，慈善救濟的假面具，哄人信託，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增加個人的私產，一到緊要關頭，就狐狸尾巴顯原形，不管好歹都要做，自己的名譽尚且不顧，更談不到犧牲兩字。這種人實在是社會的敗類，公教的恥辱。教外人大抵把公教信友和完善的品格混爲一談。這種見解對於全體信衆原是不差；但有些教友做起事來，似乎忘記了自己是教友，忘了同教的弟兄們要爲他們的壞表樣蒙羞受辱。公教信友生活的標準，在使他做一個最好的好國民，最誠實的好商人，最榮譽的從業員，我們要做真正的基多信友，對

此不可不格外注意。

實在，世界上誰都找不到，也想不出，比公教信友理想生活更高的標準。一切宗教信仰，一切思想主義，都不能有比公教信仰更偉大的推動力。可惜有些人掛起公教信友的招牌，自命爲信奉崇高理想的人物，生平行事却和他們所標榜的理想背道而馳，拋棄了信仰去跟世俗人學樣，而且學的還不是世俗中的好樣。有時候，我們看見那些掛名的教友行爲惡劣，做下的事情，便是世俗中不奉教的平常人見了也痛恨。因爲社會上一般羣衆雖則不信奉甚麼宗教，却也懂得立身處世的大道理，至少也必重誠實，講信義，喜歡公平、正直、廉潔等美德，痛恨邪淫、欺詐、兇暴、奸滑的惡人。這些有名無實的教友，非但是聖教會的蝨賊，也是社會上的害蟲，他們的惡劣行爲不但背悖了公教的信條，也違反了普通的道德標準，只要能把他們烙印刺字，昭示大眾，這便是公教的大幸。可是天主容許麥田裏生長莠草，自有他的聖意，自有他的良好理由：便是在十二位宗徒中，也免不了有一個茹達斯惡徒。這是因爲天主給人自主權，做好做壞，完全聽人自己選擇，天主決不勉強。

現在，我國正當國難期間，戰禍蔓延及於全國，各處公教教會物質上受到了很大的

損失，可是在精神上，我們反覺得非常欣慰。因爲眼前的艱難困苦，正是我國公教發揚光大的絕好機會。戰區中的公教當局在這大時代中，充分表現了公教的犧牲精神，教士修女和熱心信友們冒着生命危險，努力奉行基多聖訓，從事各種愛德工作，與辦各種慈善事業；保障良善，衛護弱小，救濟遭難婦孺醫治受傷患病的軍民，不論教內教外，都一善視同仁，不分軒輊。因此，近百年來對公教積嫌成隙，疑忌很深的內地民衆，和一般受人利用，一味盲從，對公教妄加詆毀，大肆誣蔑的現代青年，就看出了公教的真面目，漸漸改變了原來仇視的心理，便是一部份受了國際宣傳的影響，懷有錯誤觀念的政府人員，也就豁然覺悟，明白外籍教士們棄家修道，遠來宣傳基多福音，不是爲爭權奪利，不是爲希圖榮華富貴，更不是爲帝國主義作先鋒，到中國來窺伺侵略。他們的宗旨無非是要實現他們的理想生活，跟從基多做傳道救靈的工作，專爲天主的光榮服務罷了。在承平無事的時候，這種犧牲精神和理想生活，是不容易使人完全看出，也不能使廣大民衆澈底了解的。如今公教精神是充分表現出來了；教外同胞歸化的已有了不少了，不久的將來，基多的真理一定還要在我國發揚光大。所以現在的艱難正是使我國四萬萬同胞認識真光的絕好機會。可是表現公教精神不是教士修女們獨有的責任，却是我們全體

信衆共有的責任。我們每一個信友必須嚴密注意，使我們的生活合着我們信仰的標準，一舉一動，務必格外留神，切不可有絲毫苟且，給教外人留下一個壞表樣，使有好意的因此懷疑，仇視的引爲口實，辱及我們的全體。我們的整個教會和全體信衆，往往只因一二教友的不良行爲而無端受人詆毀，這真是太冤了，我們老教友們更該明白自己擔負着重大責任，萬不可任意妄爲，尤其是在這關係重大的時代；否則，若因你一個人的惡表樣，使無數教士修女的努力，等於徒勞，使許多有志信奉聖道的人趨趨不前，那你在天主前，就要擔着極大的罪過了。

### 三、公教信友們思想上並不受着箝制

近來有些人每說宗教束縛人的思想自由，信仰了宗教，思想上就受着箝制。這真是無稽之談！公教信友們思想上並不受着箝制；恰是相反，二千來年，全世界最有名的大思想家大都是公教信友。懷抱着這種見解的人以為公教所有基本道理，不容信友們有所懷疑，便認這是束縛了人的思想自由。這種人根本沒有了解公教教會的性質，就這樣似是而非的武斷了一下。第一，既然稱為信仰，常然是信仰一個宗教久已確定的基本道理，要是懷疑，就根本不用信仰了。因為教義不是一種學說：學者們對於一種新興的學說，不妨先加入一個學會，然後加以研究，決定相信不相信。教外人信奉一個宗教，自然是先把他的教義研究過，相信了，然後加入信仰的；如果認為不可信，他就不加入了，那裏有所謂「桎梏思想」這回事？對於公教，他們還有一種謬誤的見解，以為公教的基本教義也許有錯誤的，將來或許要加以修改。這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了解公教的性質所致。

基多在世的時候，要人用自己的明悟來研究他的道理，看是否有不可信的地方。基

多的教會也是這樣，要人先把各種信德道理仔細研究一番。基多的教會自認是天主在世的喉舌，代天主決定一切有關係仰，和道德倫理的事情，發表最後的定斷。假使他說的是虛話，我們就不會心悅誠服；也不會有這許多人虔誠信奉了。如果說的是真話，那麼，他有天主給他做保證，他的判斷就不會有錯誤，不會貽誤世人。那麼，我們聽從他的教訓，跟從他的引導，就不能說是我們思想的降服。我們確實知道他說的話決不會有錯誤，知道聖教會常得天主聖神的光照，一切神秘奧理，全由天主親自啓示，絲毫不能錯誤，一經斷定，永遠不能變更，所以我們完全相信，毫無疑惑。我們把這些前提，研究得清清楚楚，才肯相信，我們的真信仰，決不是盲從；我們在思想上也絲毫沒有受到箝制。我們相信聖教會的道理，接受他的教訓，正如大家相信種牛痘或是注射防疫針是有益的一般。民衆接受衛生機關佈種牛痘，注射防疫針的，每年何止幾百萬，有的還有自己請醫師施種注射。他們之中，大多數不知道牛痘苗究竟是甚麼東西，種了以後怎樣發生功效；防疫針究竟用些甚麼料，注射了何以就不會染瘟疫。可是他們必然先會問過明白人，或者仔細思量過，看見過書報上信得過的報告，知道衛生當局這種辦法是靠得住的，才肯接受。總之，他們雖然不明白種牛痘，打防疫針，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雖然不

明瞭在他們身上種的，注射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却相信這種藥品是有益的，相信醫師和衛生當局的勸告，是不錯的。他們懷着這種信念，去服從醫師，服從衛生當局，就不能說他們是盲從了；不能說他們的服從是不合理了。實在，病人請醫生開方吃藥，懂得脈案，識得藥性的，千百中難得有一個。然而病人家只怕醫生不肯開藥方，開了，總是放心去購煎服藥。病人家這樣信任醫生，怎可說他思想上降服了醫生？實在，他的頭腦很清楚，明悟用得很適當，知道信賴一位治病的專家，聽從一位素有名望的良醫，並非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聖教會是耶穌基多親自建立的教會。聖教會在世主持信仰道德倫理的職權，也是基多親自賦予的。基多在世的時候，教訓世人信仰道德倫理；將近升天的時候，便立下了一個教會，命宗徒們「往訓萬民」。基多的教誨不能有甚麼錯誤，他所委任，要繼續他使命的人，當然也不能有錯誤。基多是降生入世，救贖世人的真天主，這是有種種事實，種種證據可以證明的。他許下自己建立的教會，永遠有天主聖神光照啓迪，所以這個教會得到了基多的保證，永遠不能有錯誤。

所以現在整個問題的癥結，只在公教會是不是由基多親自建立的？他的教誨是不是

由基多親自保證，永遠不會有錯誤的？如果實在是如此，那麼，我們尊敬他，就該和尊敬基多自己一般而信賴他所有關於信仰道德倫理的教誨，也該和信賴基多自己的教誨一般。我們儘可隨意運用我們的明悟來推想，竭盡我們的心力來研究，看這公教會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天主的教會，唯一的真宗教。我不妨順便說一句，假使你以為這個教會不是，就沒有一個教會是基多的，而基多的教誨也是假的了，所有一切天主啓示的宗教也都是哄人的了。然而你不妨讀一讀四聖史所記的基多的行實和教訓，聽一聽公教中無數聖人聖女們靈奇的事蹟，看一看許多熱心傳教的教士修女們所表現的精神，想一想這許多跟從基多度理想生活的真正信徒是不是發了獸？究竟爲的是甚麼？便可以明白公教會是不是天主的教會，是不是唯一的真宗教了。

全世界最偉大的大思想家大都是公教中人。聖奧斯定和聖多瑪斯亞幾那兩位大聖師在全世界智識界著名的頭等人物中，簡直是泰山北斗。這兩位才高學博，著作等身，把自己的思想盡量發揮，真道真理多虧了他們的思想著述更見得發揚光大。近世名人中也有像紐曼、(Newman) 孟寧、(Manning) 吉斯德敦、(Chesteron) 等許多鴻儒碩學，經過一番深切研究之後，便徹底了解公教所有特殊的地位，放棄了生平的信念，承認公教道



理是真道真理。法國大科學家巴斯篤 (Pasteur) 恪遵公教教誨，並不以為自己的思想受到了桎梏。歐戰中聯軍統帥法國福煦上將，是軍事學識的權威，非但思想豐富，也是個極重實行的一代偉人，他却以信奉公教為光榮，對於公教教會一切的訓示，竟像小孩子一樣信賴着，從沒有想到自己的思想受了箝制。又如我國做過各國公使，外交總長，國務總理的陸徵祥先生。他原是個教外名儒，一生賢明廉潔，恪守孔子正心誠意之教，却不滿意於孔子專講暫世生活的學說，便專心一志，尋求真道真理，終於給他找到了。他把公教教義澈底研究之後，便毅然信奉了；後來，更進一步實現教友的理想生活，甘心捨棄他的富貴尊榮，到比國進了本篤會修道。現在，他度着非常克苦的生活，却覺得滿懷神樂。像他這樣有學問，有智慧的人，還能說他的思想受了箝制嗎？恰是相反，他運用了他所有卓越的思想，放開了他的慧眼，才認出了公教會是真正的天主的教會，是唯一的一真宗教，相信甚多的教訓是不能錯誤，才肯去躬行實踐，依照公教最高標準，去實現他數十年來不斷追求的理想生活。

像上述的幾位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軍事家，外交家，他們都是有智識的偉大人物，誰也不能勉強他們，逼迫他們信仰公教。他們所以虔誠信奉的原因，無非是因他們

運用天賦的聰明，認得公教教會是天主的教會。由基多親自建立，好繼續他救世訓人的使命，直到世界窮盡的時候罷了。基多曾說：『凡是聽從你們的人說，就是聽從我』。所以一個人服從聖教會的教訓，正足以見他的聰明，想得出這曾經天主保證，代表天主發言的公教會是應當尊敬，應當服從的。這便是整個信仰問題的癥結。也就是教外人士出暗入明，歸認真主的第一難關。公教教會如果不是和天主一般的真實，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他確是天主的喉舌，那麼服從他的教訓，決不違反理智，因為服從公教教會就是服從基多，服從天主。天主賦予我們理智，天主又不能哄人，也不會受人哄騙，我們服從天主的引導，那有絲毫不合理的地方呢？

聖教會發表甚麼定斷的時候，不是教人接受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道理，這無非是奉行基多的命令，對信衆昭示他的真道真理罷了。各種信德道理，如天主三位一體，天堂地獄，聖體聖事，或是婚姻不能解除等，都不是聖教會自己創造出來。這些都是基多自己昭示過的真理，再正式委任自己的教會把這真理教訓萬民，直到世界末日。人不肯聽信公教道理，是人自己不善用明悟，誤了自己。這好比病人請醫師診斷治療，却不肯聽他的吩咐，教他這樣那樣不要吃，他偏要吃；教他不要勞動，他偏要打牌，聽戲。病人不

聽醫師的話，弄得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這不是醫師沒本領，開的藥方不靈驗，却是病人自己不聽信，才誤了自己。眼前的問題再簡單沒有：我們要明白公教信友們聽從公教教會的教誨，信賴他的定斷是合理不合理，只須查一查基多是不是真天主？公教教會是不是基多親自建立的教會？基多有沒有給他保證過，永遠不會有錯誤？如果真有這些事，那麼，公教信友們，信奉公教道理，聽從他的指導來度這暫世的生活，真算得全世界最合理的人了。假使基多不是真天主，這個教會也不是他建立的，或者建立了，却没有担保他不會錯誤，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一個教會是天主的教會，就沒有真宗教，人類也就永遠陷落在黑暗中，得不到光明，世界上也就用不着道德倫理，人類生活也用不着良心的指導，人也沒有所謂靈明之性，並不是有靈動物。

然而我們知道人是有靈性，有思想的，我們都有「良知良能」，都覺得一舉一動，都有良心的指導；知道沒有道德倫理，大家就不能安和生活；有了道德倫理，大家可以安和生活了，可是精神還覺得不滿足；因為我們知道宇宙間確有真神，是萬有的真原，天地萬物的真主宰——我們稱爲天主。我們的心向着他——尤其是當疾病窮困的時候——我們要向他尋求精神上的安慰，尋求完滿、永久真正的福樂，正不知怎樣尋求；最好由

天主親自教導我們，而且必須天主親自教導才妥當。我們又知道天主聖子耶穌基督降世爲人，代人贖罪，不但用訓話，還用行爲做表樣，來教訓我們怎樣去求常生永福。基督不能常在人間，所以他將要離世升天的時候，便立下了一個教會，命宗徒們繼續他的使命，一直傳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又許下天主聖神常在他的教會中光照啓迪，保證他永遠不會有錯誤。我們曾經澈底研究，知道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因此，我們相信公教教會是獨一無二的，天主的教會；是基督親自建立，保證他永遠不能錯誤的教會。公教教會從基督在世時候起，世代相承，到如今已將近二千年了，從基督親自委任的第一任教宗聖伯多祿起，傳到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中間一脈相傳，並沒有間斷過。這些都有歷史可以證明。世界上只有一個公教教會是天主的教會，不會錯誤，也不能錯誤的教會；講的道理，完全依據着基督親自訓示的真道真理，上下古今完全一律，東西各國也毫無二致。這真是至聖至公的教會，所以我們也稱他爲聖而公教會，簡便一點，就稱爲公教，或是聖教會。這樣看來，公教信友們聽從聖教會的教誨，服從他的定斷，正是遵從天主的引導，怎可說是受人束縛，供人驅使呢？我們化上許多錢，請教一位醫師，或者請教一位律師，是因他們有專門學識，才去求他們指教。要是我們服從這些專家的勸告和

指導，便說是我們的智慧降服了他們，世界上那有這種道理？可是醫師和律師，雖然是專家，却難保不會錯誤。惟有聖教會確定我們的信仰，訓示我們有關道德倫理的事件，却是一定不會錯誤，不能錯誤。

所謂信仰，是我們應當相信的真道真理，所謂道德倫理，是我們立身處世的規範，一切行爲的準繩。聖教會教我們相信各端信德道理，斷定我們的行爲那樣對，那樣不對，說的話不能有錯誤。這裏所說的聖教會，當然是指憑着他的神權，居於裁判地位發言的聖教會。一位司鐸不能代表聖教會，一位主教也不能代表聖教會。便是聖教元首，當代教宗也不能算是聖教會，除非他坐在聖伯多祿的寶座上發言的時候，這便是他憑基多代牧的資格，正式昭示一端信德道理，或者頒佈一項有關道德倫理的教義，作爲定案，命全體信衆相信服從而發言的時候。有些教外人不明真相，以爲教宗天天行使他的職權，專說些不能錯誤的話，再沒有功夫去幹別的事情。這真是謬妄之至！教宗在寶座上發言的時候，是很難得的，除了必須明白規定一端信德道理，或者必須斷定一件有關道德倫理的事情，使信友們不再紛爭議論之外，他決不輕易登寶座發言。而且要正式昭示一端信德道理，或者宣告某人列入聖品；斷定某種學說是異端邪說，創立這種學說的人應

加斥絕；某種行爲是極不正當，誥誡信衆不得再犯，這一類的重大事情，辦起來非常鄭重，先要經過不知多少神學專家悉心研究，主管聖部澈底審查，經過不知多少歲月的覆查核議，再由教宗縝密考慮，才能決定，決不是隨便說話，就算不能錯誤的眞道眞理。所以便是教宗登上寶座正式發言的時候，他也決不會憑着他自己的意思，發表新穎的主張，教人服從，他所昭示頒佈的話，無非是闡明基多的教訓，把聖教會最初創建時候，早已定當的道理加以伸說罷了。

自從宗徒時代直到如今，公教教義一點也沒有變更增減；憑空加出的新道理，簡直一絲一毫都沒有。歷代教宗和他的參議人員，承受了基多遺傳下來的信道的寶庫，都謹遵天主聖神的默示啓迪。他們只把基多交代下來的移交給他們的後任，誰也沒有給份遺產添上了甚麼東西，他們所昭告宣示的，不過給基多教訓世人的各端信道，闡明了全部，或是一部份的意義，遇到必須闡明，使信衆祛除疑惑，息止爭議的時候，就正式發表聖教會不能錯誤的解釋，作爲定案罷了。當然公教信衆對於教宗平時發表的言論大家都極尊重，可是對於他正式頒佈的詔諭，那更一定絕對服從。幾時教宗憑私人資格，對於一切無關信仰道德倫理的事情，發表了甚麼言論，這不過是一位有學問有聖德的人發表

的言論，不應認作不能錯誤的訓示；公教信衆並不因此受到拘束。可是如果教宗用聖教會的名義正式發言，這便是天主的聖言了。我們聽從天主的聖言，跟從天主的引導，正是我們的理智最得當的用法，怎可說我們妄用理智呢？歷史昭示我們，世界上不論那一國，那一民族，不拘那一個個人，從沒有服從了基多的教會壞了事，受了害的。正是相反，凡是違反了這個教會的教訓，任意妄行的國家民族，或是個人，結果總是自取滅亡，自趨墮落。

一個人做了公教信友，對於種種和人生有重大關係的大問題，就不必心懷疑懼，這真是一種好福氣！試看教外人士，常因那說謬理層出不窮，弄得滿懷疑慮，不知道究竟怎樣做法才對；便是明知不對，一見有人附和，也就不敢出頭反對，因而非但懷疑，更要覺得憂懼。我國自古以來，把婚姻認作終身大事，現代青年們動輒說離婚自由，把夫婦間神聖的結合，簡直不當一回事；離婚這件事究竟對不對？離婚以後，男的可以再娶，女的可以另嫁，這究竟使得不使得？再如許多不良的，或是迷信的舊風俗，比方：納妾、蓄婢、墮胎、溺女、風水、祭祖、命相、卜筮、關亡等等，有些人說不對，也有些人說有道理。這些究竟正當不正當，到如今我國大多數不認得天主的人還是莫明其妙，

沒有一定的是非。這真是一種大不幸。可是公教信友們都知道，這種種的學說，這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合着天主聖意的。我們對於人生一切重大問題，都由我們代表天主發言的聖教會替我們判別是非，明白解答，不用我們勞心焦慮，恐懼憂疑。我們常得真光的燭照，有這不能錯誤的聖教會隨時指導我們，儘可以放心胆大，跟着他的引導，信賴他的訓示，做我們一生行事的標準，無憂無慮地度我們的生活，這豈不是真正有福嗎？

有些人說這些邪說謬理和一切不善的事情，是非曲直，還是不知道的好；知道了反而受拘束。這是甚麼話呢？難道有毒的東西，也不教人知道，讓人無拘束地隨意吃喝嗎？一切事情的是非曲直必須分明。天主制定律法，不是要束縛人的自由意志，却是教人在自由環境中；依着他的自由意志去救自由的靈魂；天主使人看得出路上的陷阱，再讓人自由選擇，隨便他躲避不躲避。做母親的教自己的小孩子不要到出天花的隣舍家裏去遊玩，這不是不許這孩子遊玩，却是要救他的小性命。聖教會之所以被稱為信衆的共母，是因爲他也像做母親一樣，隨時照顧自己的兒女，留心我們永遠的真福。凡是做好母親的，決不順從兒女們的壞脾氣，處處稱他們的心意，一定要刻刻留心，爲兒女們的終身幸福着想，照顧他們，管教他們。我們是聖教會在世的兒女，他做我們神聖的共母，



自然要教育我們，使我們將來踏進永遠時代，做天主的兒女。凡是賢明的母親，總要爲子女們的終身幸福着想，好好教訓他們，決不肯放縱他們，許他們隨便行動；任情作樂。如果人類只有暫世的生活，那麼，聖教會也不妨教他們只顧享受物質上的福樂。無奈這個世界只是個逆旅，我們都是過路的旅客，都向着我們永遠的本鄉趕路。我們不可爲了要在中途尋求快樂，只顧任情適意，不顧耽誤了路程，甚至走入歧途，流連忘返，就此墮落到永遠禍殃的境界。聖教會奉了天主的委任，做我們的嚮導，攙着我們的手，一路前行，這不是剝奪我們的自由，却是領我們去做我們在天大父的子女，永享自由的真福。

#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香 港 堅 道 十 六 號

---

母親偉大的責任

每冊一角

如何生活

每冊一角

勤領聖體

每冊一角

給兒童們

每冊一角

給男教友

每冊一角

你在天主堂看見什麼

每冊五分

孫中山先生對基督教態度

每冊五分

# 信 仰 與 行 為

每冊實價港幣一角  
外埠郵費另加

原 著 者

Rev. M. J. Scott, S. J.

編 譯 者

王 昌 社

出 版 者

真 理 學 會

香港堅道十六號

印 刷 者

國 際 商 業 印 刷 公 司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電話二〇〇八九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24  
101063  
13

8

101063

13



9

H.K.\$0.10